

马背上的红十字

戴玉刚
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，在共产党人的呼吁下，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药器械等物资援助，从1938年起，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先后派出六批医疗队，前往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地救护。1938年1月，加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晋察冀根据地；1938年8月，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晋察冀和太行抗日根据地；1939年1月至1940年初，医疗队第10中队前往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；1939年至1945年，一批来自西班牙的医生前往太行抗日根据地；1939年冬，第7、第40、第56医疗队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；1940年至1942年，第一大队前往太行山南部。

太行山山高路险，医疗队用数百头牲口组成骡马队，驮运医疗器械、药品敷料等物品。加美援华医疗队白求恩大夫还在马驮的基础上改造成“卢沟桥”药驮。自此，穿行在千山万壑、遍插红十字旗帜的骡马队，成为太行山上的一道风景线。

在太行根据地救护的日日夜夜，“红十字人”渐渐地被根据地官民平等、军民团结、政治民主、婚姻自由的风气吸引。上山前，他们慨叹“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；上山后，他们发现，原来，在中国还有这样一方晴朗的天空……越来越多的“红十字人”深深地爱上太行山。

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帮助下，100余人就地集体加入新四军。之后，一部分人转战太行山，帮助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，其中20多人光荣牺牲。

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医师金茂岳来到延安帮助工作后，改变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敌后抗日根据地，经他接生的新生儿多达3000余人，被誉为“红都名医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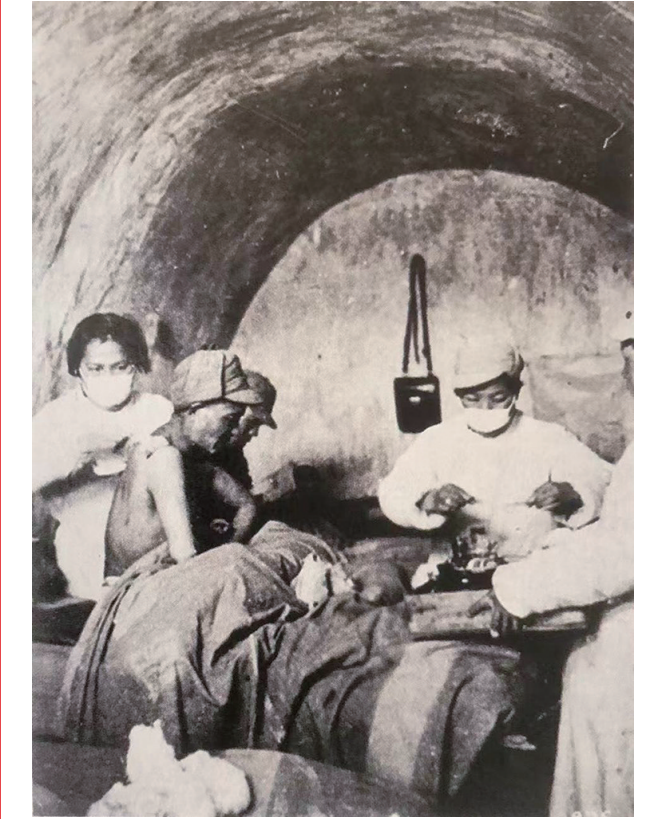
红十字会第13医疗队医师周惠成在淞沪会战中被敌机击中，左腿截肢。走到西安时大量吐血，不得不留下治疗。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劝他留在后方医院工作，但他说：“爬，我也要爬到太行山。”身体稍一好转，他就独自一人，靠着一条腿，绕过日军的封锁线，翻越中条山、太行山，赶到山西省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。1941年，周惠成伤病复发，牺牲在太行山上，年仅16岁。

据统计，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，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11.9万例，骨折复位3万例，住院治疗21.4万例，培养医护人员近万人。其中荣荣山、汤鑫舟、周寿恺、张涤生、屠开元、金茂岳等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医学界的泰斗。

在中国红十字会档案中，记载了殉职员工和积劳病故者114人，至于地方红十字会在抗战救护中还有多少人献出生命，不得而知。加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抗战救护而牺牲的外籍红十字人士，如加拿大医生白求恩、印度医生柯棣华、英国医生高田宣等，总计当有数百人。还有一些人，连名字也没有留下。好在，太行山上的连翘花，每年为他们盛开……



红十字会骡马队



红十字医护人员在窑洞里为伤兵做手术
戴玉刚 供图

红色记忆

松庄地处太原府城东南十里，明清之际，城东乡民请神祈雨活动都会在松庄慈云寺举行。傅山是祈雨大师郭还阳弟子，许是永祚寺、白云寺僧人相荐，傅山被请入松庄。

“太原人作太原侨，名士风流太寂寥”

傅山入住松庄当在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七月十五前，正逢松庄庙会期间。“早看东南晚看西北”，聊天侃地看大戏，到寺庙里吃大锅粥，为乡民治疗疾病也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清乾隆年间平阳人士徐昆在《柳崖外编》记载：“余在阳城，得先生及寿毛手卷一轴，仙品也。开首一书札云：‘老人家是甚不待劝，书是两三行，聊如股矣。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，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，听什么《飞龙闹勾栏》，消遣时光，倒还使得。姚大哥说，十九日请看唱，割肉二斤，烧饼、煮茄，尽足受用。不知真个请不请？若到眼前无动静，便到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。’”

傅山曾有五言古诗《松庄雪霁独步至水峪口归赋老眼》，反映其松庄生活，及遣民苦闷：“老眼明春雪，东山揽卧云。敌泥高履曳，防滑薄冰循。净界无人共，平林一鸟分。夕阳檐乳下，煮药闭柴门。”入住松庄后，“松侨”即成傅山新别号。作为明朝遗民，既已无国亦无家，自然太原



名都自古并州

吕梁市方山县南村西面山上有一宝泉寺，建于明成化年间，据清同治年间碑文记载：“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社内经理人等议宏其规模大其基址，重彩绘乎佛殿，更补葺乎戏台，并修文昌帝君、关圣帝君、药王、龙王、财神、山神、土地诸庙于寺中，水母庙于寺下，外筑土舍一院，以为住持棲身之处……”可见寺庙规模。在宝泉寺旁赶山岭东侧，有一处叫做驮台咀的地名，传说是当年骆驼救过石勒的地方。

石勒（274—333），羯族人，也是匈奴别部渠犍部落的后裔，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，史称后赵明帝，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皇帝。石勒幼时生活贫困，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，但其身体强壮、有胆有识，曾一度沦为奴隶，后来他集“十八骑”揭竿起义，声势浩大。

一次，石勒与东海王司马越交战中被困，率部力敌十倍于己的敌兵，终寡不敌众，身负重伤的石勒单人独骑，拼命逃跑。敌人穷追不舍，力图活抓。石勒丢盔弃甲，慌不择路，冒闯山路，然而道路崎岖狭窄，只好弃马徒步、翻山越岭，慌慌张张来到风凰岭（今宝泉寺所在地）后，不敢小憩，又匆忙向赶山岭狂奔，因为跨越赶山岭，就是刘渊在左国城的大本营。

石勒只顾埋头走路，被迫赶到赶山岭东侧绝壁地带，脚下就是百丈深渊。急躁、无奈、愤怒之下，石勒拔出随身佩剑，向峭壁连劈三剑。一时间响声如雷，天崩地裂，峭壁变成三层阶梯形的栈道。石勒喜出望外，跃入崖下，随后消失于丛林之中。身后追兵望尘莫及，只好垂头丧气，收兵回营。

傍晚，附近的左国城（今方山县南村）忽见数峰骆驼前呼后拥归来，中间一老骆驼背上驮着血肉模糊、奄奄一息的一个人，人们围拢上来仔细辨认，原来正是石勒。左国城是匈奴南侵迁徙的大本营，匈奴人在这里一面推广农耕，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游牧文化，在山梁、山沟大量养殖骆驼。石勒跃下悬崖后昏厥过去，适逢几只骆驼在此啃草觅食。石勒在昏迷之际隐约看见，几峰骆驼叨住他的衣服手足，高高抬起，轻轻放到一老骆驼背上的两峰之间，之后老骆驼驮着他缓缓而行，其它骆驼前后左右“护送”。

如今，宝泉寺旁赶山岭东侧的三重崖依稀可见，人们把它叫作“三重崖”或“三层崖”，而骆驼救过石勒的地方取名为“驼抬举”，意为“骆驼抬高举起石勒”，后来又演变为“驮台咀”。

薛玉生 讲述 闫吉平 整理

人成了太原侨。“太原人作太原侨，名士风流太寂寥。榆次颇谙有孙盛，昭余不信产温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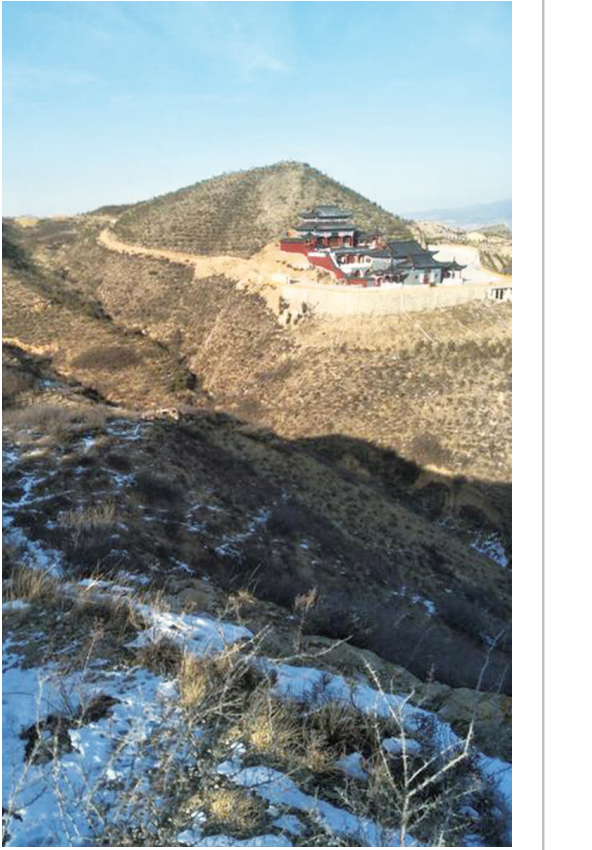
“河汾文献未全空，盍上乾初有是公”

在松庄侨居期间，傅山通过交往游僧，以及采药、治病、访碑、布道等机会，与各地遗民们建立联系。他先后交游于河南轵关、辉县，山东泰安、曲阜，陕西华岳、富平，及省内数十个县间，济世救人，传播思想，寻碑访古，交流学术。

在松庄，傅山接待了诸多大江南北著名的学者思想家，顾炎武（字宁人，人称亭林先生）是首位。二人有着相同气节与操守、相同的治学思想，且均以博学闻名，诗文更是轰动一时。故二人常常夜以继日促膝交流，诗歌唱和，感慨时局，惺惺相惜，相见恨晚。一次天已大亮，亭林仍在梦乡，青主直呼“汀茫久矣，汀茫久矣”，亭林惊醒后一头雾水。青主风趣解释：“子平日好谈古音，今何忽自昧？”二人不禁会心大笑。古音“天”字读作“汀”、“明”字读作“茫”，“汀茫久矣”即“天大亮了”。这一故事流传甚广，分别记之于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与梁绍壬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中。顾炎武在其《广师篇》中这样评价傅山：“萧然物外，自得天机，吾不如傅青主。”

到访松庄的学者名流及明朝遗民，在碰撞思想、交流学术的同时，留下了诸多唱和诗文与佳话。李因笃乃陕西著名文人、“关中三李”之一，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得见傅山于崇善寺酒会，遂作《席上呈傅徵君》诗称赞傅山“灿烂紫芝存古调，番番黄发长朋车”。其实，早在李因笃得到傅山书信时，即作《得傅徵君信》诗，将傅山与古时山西乡贤郭泰、王通相提并论，表达了对傅山其人其学的敬仰之情：“河汾文献未全空，盍上

“驮台咀”的传说



远眺宝泉寺

晋源方言形容人

郝妙海

晋源地区为古晋阳所在地，文化底蕴深厚。以传承几千年的方言来说，不仅生动有趣，而且别具一格。一些在晋源话里形容“人”时常用的词，则是越琢磨越亲切，越咀嚼越有韵味。

捏出、出敏

这对形容人性格的词，意思正好相反。“捏出”是说生性腼腆，不愿与人交往，如“外娃娃打小就捏出，见了生人连个话也不敢说”；而“出敏”，是说生性大胆泼辣，如“到底多念了几年书，出敏多了”。

绵善、煞吊

这也是一对形容人性格的词，意思却相异。“绵善”可用于任何年龄段，形容生性绵软善良，是褒义词，如“外娃娃可绵善哩，从来不用大人操心”；而“煞吊”一般只用来形容孩子顽皮，不听话，有点叛逆的劲儿，但并不全是贬义。如有句话叫“煞吊娃娃有出息”，就是说小时候顽皮捣蛋，长大后反而会有所作为。

圪僚、凉棒

“圪僚”，即不直，晋源话里借来形容那些脾气古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如“外怪圪僚货，人家告他前面修路过不去，他不听，这不，多跑了路不说，连戏也误了”。“凉棒”，也称“凉胎子”，用来形容那些说话办事都不靠谱的人，如“这么大的事儿靠个凉胎子去办，事没办成，连个人影儿也逮不着”。

精巴、囫蹉

“精巴”即精明干练，样样活儿都拿得起、放得下的庄稼人，被称作“精巴后生”“精巴婆姨”，“人家外婆

姨汉，一个比一个精巴，小日子不红火才怪哩！”“囫蹉”在晋源当地话中，指说话办事窝窝囊囊、拖泥带水。村里人说某人“囫蹉”时，大都是就事论事，并没有小看的意思，集体干活时会有意安排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粗笨活。如果是亲近的人之间说：“你怪囫蹉鬼，连个这也做不了。”那就是在调侃了。

轻快、稳重

“轻快”在晋源话里指生性好出风头，“稳重”一词和普通话里用法一样。上世纪50年代以前，晋源地区农户家常用的两种运输工具，一种叫“车子”，一种叫“不拉儿”，都是手推、独轮。车子结构复杂、负重多，推起来平稳；而“不拉儿”装货少、重心高，行走起来不稳当，于是村里人便把那些办事不稳当、好出风头的人叫作“轻快不拉拉”“长气不拉拉”。如“外怪长气不拉拉，可不敢跟上他瞎闹，不知道哪一天就揽上戏了”。



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于百度

乾初有是公。不卜同舟瞻郭泰，徒知中论拟王通。”

“最好缘山寻菊去，如今栗里是松庄”

傅山松庄居住十七八年，其学术思想多形成于此，山西文化圈的形成也交汇、碰撞于此。

在音韵学方面，傅山对《广韵》进行了详尽批注，用杜甫诗韵尾核对《广韵》收字读音，所引达万余句之多。在《霜红龕集》乃至《傅山全书》收录的文字音韵训诂札记，引用韵书、字书甚广，其中有些内容直接取自方言调查。在金石学方面，傅山大量考证民间田野古碑。朱彝尊在其《曝书亭集》中曾记载这样一件逸事：傅山采药平定山间，不慎坠入崖谷，时长不见动静。众人入谷营救时发现，傅山正在坠入的洞口考证碑石上北齐天宝年间文辞，早已“忘乎所以”。

清初的山西文化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，大江南北学者的参与交流，开创了音韵学、金石学与考据学的新方法，对晚明主观内省式的哲学空洞“清谈”进行否定与清算，并在深刻反思基础上对儒家学说正本清源。作为山西文化圈核心人物，傅山既尊重儒学的合理内核，同时又积极倡导子学研究，乃至佛道思想的研究，充分体现了傅山经子平等与经世致用的思想。

傅山松庄所居寒窑小院，虽无竹树交加，禽声上下，风自林出，花香袭人之幽，但也毫不逊色，常常是群英荟萃。阎尔梅在《太原秋望》一诗中，将傅山行馆松庄与陶渊明旧居处栗里作比，表明了对傅山田园生活的欣赏之情：“最好缘山寻菊去，如今栗里是松庄。”十七八个春秋的日日夜夜，在小小的几孔崖窟中，形而上者成宏论巨篇，形而下者成活人医术。既给后人留下了《霜红龕集》《傅山女科》等珍贵文献，也包括“爱集土语”“不文之饰”的《松庄寺祈雨歌》。

锦绣太原·人物篇(21)



友善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在东汉时期，太原人王烈，以自己的行为，诠释了什么是“善人者，人亦善之”。

王烈，字彦方，太原人，《后汉书》《魏书》都有王烈的传。《魏书》说他“通识达道，秉义不回。”王烈博通各种学问，遇事有远见，富于修养，坚持道义从不犹豫。拜颍川人陈太丘为老师，陈太丘是东汉名臣陈寔。关于陈寔，还有一个“梁上君子”的典故。陈寔发现自己家屋梁上躲藏有小偷，没有喊人捉拿他，而是把子孙们叫到面前训示：“每个人都应该要努力上进，勿走上邪路，做‘梁上君子’。做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坏，只是平常不学好，慢慢养成了坏习惯。本来也可以是正人君子的却变成了小人，不要学梁上君子的行为。”小偷羞愧不已，下地叩头请罪。陈寔勉励他改恶向善，并赠丝绢布匹于这位“梁上君子”。

王烈在这样的先生手下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“器业过人”，气度学业超出常人，因此闻名天下。

父亲去世后，王烈回乡守丧3年。其间，遇到年成不好，王烈拿出自己家积存的粮食，救乡亲们的性命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和称赞。

王烈非常重视教育，在家乡兴办书院，根据学生的秉性脾气因材施教，教育他们追求善行、远离罪恶。这些学生潜移默化间修养提高极快，出入、举止、言行都彬彬有礼，使得州县大街小巷的百姓都努力提升道德修养。

清康熙《阳曲县志》记载，东汉末年，群雄并起，社会动荡不安。有一个偷牛人被牛主人当场抓住，偷牛人对牛主人说：“我是一时糊涂，从今以后痛改前非。求您不要让王烈知道这件事情。”有人将此事告诉王烈，王烈拿出一些布让人赠送给偷牛人。有人不理解，王烈解释：“春秋时的秦穆公，有人将他的骏马偷走，杀掉吃了马肉。秦穆公抓获偷马人后，不仅没有惩罚他，反而赏赐他酒喝。后来这位偷马人在战场上不惜性命去救秦穆公。现在，这个偷牛人愿意改正，害怕我知道这件事，说明他已懂得羞耻，向善之心自然产生，赠给他布，是劝勉他要一心向善。”

过了一年，有一位好心人不但帮路遇的老人挑担几十里，还用一天时间在路边守护路人遗失的佩剑。经了解，这位好心人就是以前那位偷牛人。王烈知道后，特地派人在他的家乡彰显他的事迹，并把他的树为榜样。

王烈在乡里时，当地百姓凡有争讼，都请求王烈排难解纷、断定曲直。由于蒙受王烈平素之德教，有的走到半途就放弃争执，双方和解而归；有的远远地望见王烈的屋舍，就深感惭愧地彼此相让返回，不敢让王烈知道他们争讼之事。

王烈身处东汉末年，时逢战乱之世。不管外部世间如何变化，在兵祸相连之际仍坚持道德教化之行，以个人道德操守服膺乡间，最终形成了强大的人格感召力，“善人者，人亦善之”。唐代韩愈亦赞王烈：“东汉，隐士烈……因号所居乡为君子。公其君子乡人也。”

结束语 本版“锦绣太原·人物篇”专栏于3月16日始，陆续刊发了孙琨先生撰写的21篇文章，今日结束，感谢读者的关注。

编者